

第三十三章 麻袋之痛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花舫停在岸邊，靖王世子站在舷旁，微笑看著消失在夜色裏的那幾個人，懷裏抱著袁夢姑娘，袁夢好奇問道：“範公子做什麼去了？”

世子點點她微涼的鼻尖，笑罵道：“在我麵前，還要裝單純？”袁夢甜甜一笑道：“不論範公子去做什麼，但他也沒有避著您，倒是司理理姑娘，隻怕還什麼都不知道。”

“不避著我，說明他聰明。”李弘成微笑道：“我隻是他拉來的一個擋箭牌而已，但如果要我心甘情願，就不能瞞著我。”他忽然問道：“你看範閑對司理理姑娘是個什麼看法？”

袁夢看樣子與世子特別熟稔，想了想後應道：“這位範公子好象很喜歡理理姑娘，隻是想不到能忍得住這**不度，卻去做別的事情。”她掩嘴而笑的模樣，與清倌人的感覺完全不一樣。

“那你日後多與理理來往，說不定範閑以後會常來醉仙居。”李弘成皺了皺眉頭。

“是。”袁夢像下屬一下答應下來，雖然有些好奇世子為什麼對範閑這麼感興趣。

李弘成將手伸進她的衣襟，一把握住那團軟肉揉捏著，袁夢輕喚一聲，身子都險些軟了。“你知道範閑是誰嗎？”

“是戶部侍郎範建大人最疼愛的私生子。”袁夢答話的聲音像小貓兒一樣，眼睛卻十分清亮，“屬下明白了，爺是想拿住慶國的錢糧命脈。”

李弘成笑了笑，搖搖頭：“我沒那個野心，隻是單純覺著範閑是個值得一交的朋友而已。”這話有幾分實在，但也有些事情沒有說明白，李弘成知道範林暗中聯姻的事情，所以他很清楚，那個叫範閑的年輕人，將來有可能會管理皇家背後那龐大的商業系統。

如果二皇子要與太子一爭高低，那銀錢，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武器

—

郭保坤今天在詩會裏落了下風，心情非常不好，所以晚上去花天酒地了一番，這才稍稍舒緩了一下心情，一想到家裏那個老古板的父親，心情又變得不好了起來，正籌劃著明天該給太子弄些什麼好玩的東西進宮，卻發現轎子停了下來。

他一時間沒有準備好，加上不知道為什麼，頭有些昏沉，額頭撞到前麵，撞的生痛，大怒罵道：“你們這些混蛋，怎麼抬的轎子？”

沒有人回答他，轎外一片安靜，郭保坤有些狼狽地從將要傾倒的轎子裏爬了出來，發現街道上一片安靜，正是回府前必經的牛欄街。

圍著轎子的有三個蒙麵的黑衣人，而郭府的轎夫和護衛都已經倒在了地上，不知生死。郭保坤以為是遇著沿路搶劫的賊人，嚇得半死，心想這京都治安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差勁？哆哆嗦嗦喝問道：“你們是什麼人？意欲何為？”

牛欄街一向安靜，尤其是入夜之後，基本上沒有什麼行人，郭保坤也有些絕望，根本不指望高聲叫喊能喊來人救自己，所以聲音很低。

有一個清清柔柔的聲音回答道：“我是範閑，我想打你。”

郭保坤愕然回首，卻發現一個麻袋迎麵而來，套住了自己，所以沒有看見範閑那張可惡的笑臉。

麻袋裏有幽幽清香，卻讓郭保坤昏沉的腦袋清醒了許多，隻是這樣一來，卻更加淒慘些，因為緊接著便是一通暴風驟雨般的痛揍，拳打腳踢，竟是毫不留情。

範閑看著藤子京幾個人下手，心裏微覺快意，他隻是想讓別人知道，不要輕易嚐試來撩撥自己，另外還存了些別

的念頭。郭保坤堂堂尚書之子，何時曾經受過這等屈辱與痛苦，但他知道下手的是範閑，權貴子弟爭鬥，向來沒有下死手的可能，自忖不會送命，所以猶自放著狠話：

“姓範的小雜種！有種你就打死我！”

範閑聽到這話，怒上心頭，揮揮手，讓一直默不作聲錘著的藤子京幾人讓開，走了過去，蹲下身來，先是一頓痛揍，再對著那個不停滾動的麻袋輕聲說道：“郭兄，你知道下午為什麼我會寫那首詩嗎？”

範閑的力氣大，麻袋裏的郭保坤早已經痛的說不出話來，嗚嗚哀鳴著。

“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大江滾滾來。萬裏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你欺我兩次，我便要打的你哀、悲、多病，不如此，怎能讓我痛快。”

話音剛落，他一拳頭已經隔著麻袋狠狠地砸了郭保坤的麵門上，也不知道深夜之中，隔著布袋怎麼會如此精確的準頭，竟是狠狠命中了郭保坤的鼻梁。郭保坤隻覺一陣痛麻酸癢直衝腦際，鮮血流淌，終於忍不住痛哭慘嚎起來，開口不停求饒。

範閑看著地上不停扭動的麻袋，這才發現自己心狠手辣的一麵，似乎慢慢要從這些年的掩飾裏掙脫出來了，猶自不解恨地朝麻袋上踹了幾腳，才一揮手，領著身後那三位打手撤走，遁入夜色之中，真可謂是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郭公子恨不能不相逢。

半天之後，郭保坤才從麻袋裏鑽了出來，身上青一塊紫一塊，看著身邊那些護衛轎夫還躺在地上，不由痛罵無數句，用腳將這些人踢了起來，這時候才知道原來手下是中了某種mi藥，但那可惡的範閑，居然在麻袋裏放了解藥，打的自己痛不欲生。

護衛們捧著昏沉沉的腦袋，看見自家公子居然被人打成一個豬頭，嚇得半死，趕緊上前扶著，連轎子也不坐了，直接背回了郭府。

當天晚上郭府鬧翻了天，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派人趕到了京都府，將狀紙直接遞給了吏部侍郎兼京都府尹梅執禮，痛訴昨夜慘劇，誓要將那些範府雜種治上重罪，更不能放過那個膽大包天，敢在京都當街行凶的範氏私生子，如果連他也治不了，這堂堂尚書的臉麵往哪兒擱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